



幻梦惊逝，现实是另一座迷宫

他的城

DANIEL SÁNCHEZ PARDOS [西班牙] 丹尼尔·桑切斯·帕尔多斯 著

李天堂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他的城

DANIEL SÁNCHEZ PARDOS

〔西班牙〕丹尼尔·桑切斯·帕尔多斯 著

李天莹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7-2964

G

by Daniel Sánchez Pardos

© Daniel Sánchez Pardos, 2015

© Editorial Planeta S.A., 2015

Chinese Simplified edition Copyright © Shanghai 99 Readers' Culture Co., Ltd.,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他的城/(西) 丹尼尔·桑切斯·帕尔多斯著;李
天堂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ISBN 978-7-02-013831-9

I. ①他… II. ①丹…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西
班牙-现代 IV. ①I5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26776 号

责任编辑 甘 慧 张玉贞 李 晖
封面设计 高静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4.375
字 数 39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831-9
定 价 5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第一章	/ 1
第二章	/ 8
第三章	/ 15
第四章	/ 27
第五章	/ 36
第六章	/ 47
第七章	/ 53
第八章	/ 67
第九章	/ 75
第十章	/ 83
第十一章	/ 92
第十二章	/ 104
第十三章	/ 111
第十四章	/ 116
第十五章	/ 129
第十六章	/ 139
第十七章	/ 146
第十八章	/ 154

第十九章	/ 166
第二十章	/ 177
第二十一章	/ 185
第二十二章	/ 192
第二十三章	/ 200
第二十四章	/ 210
第二十五章	/ 220
第二十六章	/ 230
第二十七章	/ 241
第二十八章	/ 254
第二十九章	/ 266
第三十章	/ 273
第三十一章	/ 284
第三十二章	/ 296
第三十三章	/ 309
第三十四章	/ 319
第三十五章	/ 329
第三十六章	/ 334

第三十七章 / 344

第三十八章 / 351

第三十九章 / 362

第四十章 / 370

第四十一章 / 376

第四十二章 / 386

第四十三章 / 400

第四十四章 / 412

第四十五章 / 420

第四十六章 / 431

第四十七章 / 444

第一章

有轨马车在加努达街口停了下来，提示终点站到了的铃声响了好几遍。“由于一些不可抗力因素，本次行程被迫到此为止。”检票员突然严肃地说。这是一个看着体弱多病、胡子尚未长全的年轻人，刚才的半小时里他都在向车上唯一的小姐献殷勤，那份笨拙讨人喜欢。而现在面对新形势，他又吹响用于紧急情况的哨子，表现出长期处理各类意外事件的专业人员所应有的素质。

“请大家有序下车。”他一边重复着，一边杂耍般稳住车门处的脚踏板，右手不自觉地空中画圈示意，“不要靠近马匹。保存好您的车票以便日后索赔。”

四辆马匹已被卸下的消防车停在兰布拉大街中央步行道上，在它们面前的是明显远超它们扑救能力的熊熊大火。其中一辆车停在了通往海边的下坡轨道上。在它们四周，好几十人假装没注意到自己站在铁轨上，好奇地看着消防员无能为力地走来走去，听着火苗在人行道的另一侧吞噬着街角一座四层建筑所发出的疯狂的劈啪声。被烧得已辨认不清的巨幅广告牌依然挂在建筑的低层，但建筑被烧得已然只剩发黑冒烟的骨架了，热量使所有窗户的玻璃炸成碎片，碎屑散落在大街上，如同威尼斯狂欢节上的彩色纸屑一般，在火苗的映衬下闪着美丽的光。人们三三两两地聚集在邻近街道的路口、咖啡店门口和警察尚未清场的大楼阳台上围观，还有好几群孩子在覆盖了中央步行道的

玻璃和灰尘编织的精美地毯上跑来跑去。贝伦教堂的钟声在波盖利亚市场前的广场上空疯狂作响，警示着火灾的发生。而在卡纳雷特斯喷泉旁边，在两辆消防车的蓄水槽之间，圣特蕾莎修道院的修女围成了圈，与众人的无动于衷形成对比，她们在虔诚地向上天祈祷。

修女们的古老仪式就发生在我们周围，但没人注意到，因为所有人的视线都被火势牢牢吸引了。

“请有序下车。不要靠近马匹。”

无论如何，我很高兴有轨马车之旅结束了，我终于可以踩在地面上。不安分的马让马车摇摇晃晃的，从加泰罗尼亚广场的第一个弯道起，也是从大火独特的气味盖过了这一区域本来的气味时起，它们就颤抖了起来；现在在加努达街街口，面对近在咫尺的火苗，这四匹牲畜似乎马上就要把学过的谨慎行事通通抛诸脑后，让动物怕火的本能主宰它们的行为。

我不想在此刻当有轨马车司机，我一边走下最后两级台阶一边默默地想。也不想当售票员。更不想成为站在轨道中央观看火势的好事者之一。

“这个，年轻人，就是我年轻时候的味道。”一位站在我身边看热闹的老人说。

“您说什么？”

“兰布拉大街着火的味道。就是这个味道。”老人深吸了一口气，露出夸张的满足感。“我闻着它，就仿佛再次看到了那些燃烧着的修道院。”

我礼貌地笑了笑。

“应当是很壮观的景象吧。”

“可以这么说，年轻人。”老人又深吸了两口烟，并用力呼出来。“火苗从一面墙烧到另一面，空气里有像烧着的修道服的气味。最后呢，一切都有什么用？”

最后，修女们手牵着手，围着喷泉大声地祈祷，但似乎谁都不

知道如何把喷泉的水运到对面正被火苗吞噬的建筑那儿去。我默默地想，但没有说出来。

“真希望我能亲眼看到那一幕。”

“如果您能看到的话，您就像我一样老了。所以不用觉得遗憾。”

老人微微点头示意，嗅着空气里的味道沿着兰布拉大街向海边走远了，眼神中氤氲着怀旧之情，怀念的是1835年修道院被烧毁的那段快乐的日子。今晚，这位老人必定不是唯一一个梦回逝去青春的巴塞罗那人，我一边看着他消失在围观火势的人群中，一边心想。

巴塞罗那，世上唯一一座会让上了年纪的人闻到燃烧砖块的味道便激动得哽咽不已的城市。

在这座城市里，爷爷奶奶辈梦到的是火烧教堂，孙子孙女辈梦到的是赚大钱。

检票员已经完成了从有轨马车里撤离所有乘客的工作，现在他站在驾驶室的门口，放松地与司机聊着天。马儿依旧被系在那套复杂的鞍具系统上，与车厢连着。在马儿周围，开始聚集起一小群被这天早上的第N条新闻吸引的孩子。旁边还有一只三条腿、不知品种的狗和一个戴着蓝色三角帽的乞丐。我的注意力被这对奇怪的组合——胡子浓密、衣衫褴褛的乞丐和他可怜的、少了一条腿的狗——吸引了好一会儿，然后才重新关注起火海中的大楼。

我记得就在那时，我看到菲奥娜·贝格红色的脑袋在占据了兰布拉大街中央步行道的黑发人海中闪过。

也就是在那时，我几乎要死在四匹狂奔的马儿的铁蹄下。

一切都发生在转瞬之间。我远远望见菲奥娜在兰布拉大街中央步行道上，于是本能地向她所在的方向迈了一步，刚好踏进了有轨马车的铁轨区，而就在此刻，马儿们开始愤怒地踏起石板路面来，疯了似的在鞍具里转圈，它们古老血液里流淌的对火的恐惧让它们下定决心沿着兰布拉大街往海边低处跑去。

在这十几秒里，我记得前头的两匹马夸张的眼睛紧紧盯着我。我

记得它们肋部热气腾腾的汗水和乌黑鬃毛上的灰。我记得它们不停开合的唇的潮湿感。我记得在我倒下前一瞬间嗅到的它们的呼吸，听到的惊惶逃跑的孩子的尖叫，以及为没来得及发生的踩踏提前感受到的强烈痛感。

“您还好吗，先生？”

我跪在重新停下的马车旁，抬起头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到了一位先生，种种迹象表明刚才他救了我的性命。

这是一个高高瘦瘦的年轻人，面容英俊，脸色苍白，胡子刮得很干净。他大约和我一样年纪，二十出头，穿着完美无瑕的英式剪裁的黑色裤子和一件合身的长风衣^①，露出一个系得十分古怪的领结。他有着我回到巴塞罗那后见过的最蓝的眼睛，他的高顶大礼帽下露出浓密的头发，几乎和菲奥娜的一样红。

年轻人的左手牢牢抓着我的右前臂，据我推测，他刚才正是拉着这只手臂让我离开了发疯马儿的前进路线。

“我想是的。”我轻声嘟囔着，并在他的帮助下站了起来，我这个踩踏事故的幸存者第一次用理智衡量我的处境。

手和脚都没有被马的铁蹄踩到。没有骨头碎裂、折断或从开口的皮肉里露出来。也看不到血迹。

“没有无可挽回的伤害。”年轻人总结道，同时露出稍带勉强的微笑，松开了抓着我右臂的手。接着他走开几步，从泥坑里取回我掉的帽子，非常礼貌地把它递给我。“不过，恐怕这顶软帽已经不复从前了。”

就在那时我注意到，四五位身着制服的男人面色焦急，带着各不相同的热切神态把我围了起来，在他们身后，离铁轨绝对安全的距离之外，一百多双眼睛也都在盯着我看。有那么一会儿——虽然非常短

① 那个时代的长风衣属于较优雅的服装，可以像高迪一样每天穿，也可以像下文提到的卡马拉萨先生一样在出席特定场合时穿。——译者注（后同）

暂——但加努达街口的大火变成了背景，而我们——我戏剧性的没有实现的意外死亡和我自己——才是主角。另外两名穿制服的男人，或许是马车司机和瘦弱的检票员，还在消防车后方同那四匹马对抗。它们像小小的黑色恶魔一样在马笼头里挣扎，不过现在已经不像是死神派来的使者了，而只是四头惊恐万分的可怜的小兽，被汗水湿透了全身。

我接过帽子，颇有兴趣地看着他。

“刚戴了不久的帽子。”我想我是这么说的。

红发年轻人严肃地表示同意。

“那真遗憾。您确定您没事吗？”

我并没有机会回答他。围在我身边的穿制服的男人中有一个是马车公司的高级负责人，他的责任感让他必须霸占我的注意力两到三分钟，他不停地请求我原谅，向我表示抱歉，也成功地把我的耐心消磨殆尽。当我终于可以摆脱他的时候，年轻人已经不见了，在他刚才所在的位置，或者说距他刚才的位置很近的地方，现在站着一个人，就是间接地因为她，我刚才几乎丧了命。

“你就以这种方式开始你第一天的大学生活吗？”这是她问我的第一句话，“冲到铁轨上？”

菲奥娜·贝格。

《插图新闻》的主要插画家。

她那听着圣玛丽勒波教堂^①的钟声长大的小女孩的口音，我每次听到时依然能感到胃里一阵翻腾，并生出对父亲的怨恨。

“我很好。”我说着接过菲奥娜递给我的戴着手套的手，并轻轻握住它。“只是一场小小的意外。”

在她惯于佩戴的冷酷沉着的“伦敦佬”面具下，菲奥娜发自内心

① 英国伦敦市中心的一座教堂。在能听见此教堂钟声范围内出生的人常被定义为标准伦敦方言和口音的使用者。

地担心我。害羞让她的英式五官染上一丝美丽的绯红，仿佛她在离开报社办公室前刚搽了粉，或者更有可能的是，燃烧的大楼冒出的烟越来越黑、越来越浓，开始对我们这些还不打算远离它的人施威了。

“小意外？加夫列尔，在伦敦，我们把这叫作差点儿被马车碾死。”

“在巴塞罗那，我们可没有这么夸张。”我反驳道，同时立刻为自己会意外使用“我们”这个第一人称复数形式感到惊讶。“你在这儿做什么呢？”

菲奥娜快速晃了晃她抱在胸前的画图本。

“你觉得我来做什么呢？”

“是我父亲让你来的吗？”

她摇头否认，蓝色的珠串和红色的辫子晃得美丽动人，我仿佛还看到了瞬间在她脸庞周围飞扬起的尘埃。

“是我的父亲让我来的。”

“最近二十四小时并没有发生凶杀案。”我立刻指出。

“一场大火毕竟是一场大火。何况起火的是……”

菲奥娜没有来得及把话说完。火海中的大楼高层的整块飞檐就在这时突然倒塌，掉落在加努达街的人行道上，立刻引起兰布拉大街中央步行道传来一连串惊恐的尖叫、狂奔、推搡和更响亮的祈祷声。马儿们被重新套进鞍具里，站在车头。消防员们开始卷起他们无用的水管，在停驻着的消防车旁互相喊起了旁人无法理解的指令。一片气味难闻的烟云低低飞过在场所有人的头顶，与巴塞罗那受污染的浓云融为一体。这次，连刚才还在消防车旁跑着圈儿的孩童都全速向代表着安全的加泰罗尼亚广场方向跑去。

菲奥娜靠我更近了些，挽起了我的胳膊。

“我最好带你离开这儿。”她说。“我一点儿也不喜欢这些马儿还继续盯着你看。”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么关心我的安全？”

菲奥娜突然温柔地朝我笑了笑。

“如果我让你在我面前死掉的话，你父亲会解雇我的。”

我也笑了。

“我明白了。”

这时，贝伦教堂的钟暂停了火灾警报，报时上午九点。无论如何都该是出发的时候了，毕竟十点的时候我要在半个城市以外的海洋交易厅大楼^①开始我的大学第一课，而且哪怕差点儿被踩扁这件事也不能在森普罗尼奥·卡马拉萨面前为我的缺课开脱。因此，我把变了形的帽子尽可能地戴好，挽起菲奥娜的胳膊，我们俩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重新启程走上兰布拉大街，朝海边走去。

① 海洋交易厅大楼曾是西班牙最古老的进行交易、签订合同的场所，后改为建筑学院。

第二章

《插图新闻》报社办公室位于费尔南多七世街西段一座美丽的三层文艺复兴式宫殿里。按照报社经理马丁·贝格的说法，办公室选址在如此市中心、租金如此昂贵、如此不适合现代化工业用途、对于一个仅仅是喜欢危言耸听的报社来说绝对明显过头的地方，有一种无法单纯用金钱、舒适度或效率来衡量的意义。那些几百年历史的外墙上的滴水嘴、楣梁和半圆的拱形窗纯粹是资本的象征。马丁·贝格用一个生动的类比来解释这种选择，那也是我的父亲、同时还是为办公室支付租金的报社老板一有机会就常说的一个比喻：在城市贵族区的宫殿里建立专注于犯罪案件的报纸编辑部，就像在废弃的教堂里建立妓院。这个选择看似风险很大，却能让报纸成为全社会热议的焦点。

那天早上，一切都和我之前三次来看到的一样，排字工人、拼版工人、熟练的女秘书、带口信的男孩和匆忙的记者都在忙碌着，为一楼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印刷机占据了大部分中央空间，发出机械的咆哮声，与操作工人的说话声掺杂在一起。这十或十二个负责控制印刷机的工人穿着蓝色防护服，虽然看似对效率漠不关心，却个个技术熟练。好多刚成年的记者提着一摞摞的纸、笔记本和尚未完成的插图在周围走来走去，偶尔会有一位经验丰富的记者从楼梯的空隙里探出头来，高声下达命令，在场却没人理睬他。

秘书们占据了大厅最左端的一整排写字台，也就是通往内院的大门和通往编辑部所在的二层的楼梯之间的空间。一面磨砂玻璃墙将她们同印刷机和周围来来往往的人隔离开来，让她们免受环境噪声、浓郁的墨水味、热乎乎的纸张味，当然还有与她们同一层的同事们常常不太合适的脏话的干扰。所有秘书都无一例外地年轻貌美，大部分穿得像是良好家庭出身的小姐。像之前的几次一样，她们中没有任何人觉察到我的存在，她们待在用玻璃搭建的与世隔绝的区域里，沐浴在大型落地灯的人造灯光里，埋头在成堆的发票、信件和内部报告中，唯一的动作就是用钢笔在纸上干净利落地来回写着什么。

“如果你视察完这些小姐了，可以把帽子给我。”菲奥娜站在第五级台阶上，用打趣的口吻看着我说。“楼上或许有人知道该拿它怎么办。”

我有些慌张地把视线从那一排女秘书身上挪开，继续上楼。

“我没有在视察任何人。”我小声嘟囔着，“我只是在……”

“纯属职业病，我懂的。”菲奥娜打断我说道，“你终究是老板的儿子。”

老板的儿子。换作其他任何情况，这都会是我和菲奥娜漫长争论的开始，争论森普罗尼奥·卡马拉萨的长子身份给我带来的负面影响和所谓的益处。然而今天时间紧迫。

“我已经和你说过没必要找人替我清理帽子了。”

“今天是你上课第一天。虽然我们是在巴塞罗那，但你也不能戴着一顶被泥染脏的帽子去上开学第一课。”

“但戴着干净的帽子迟到半小时会更糟。”

“只用一小会儿。如果你能在我的办公室等我，我会让人给你准备一杯热巧克力。”

不等我继续抗议，菲奥娜已经一手拿着我的帽子，一手拿着她的画图本，消失在通往二楼大厅右侧的走廊里了。两个街头记者衣着的年轻人和她在路上相遇，接着走廊突兀地拐了个弯，我就看不到菲奥

娜的身影了。他们俩没有同她打招呼的意思，她也没有把头朝他们偏过一厘米。《插图新闻》内部的关系还是这样紧张，我心想。又或许这两个年轻人是新来的，还不了解他们刚刚忽略的女士是什么身份。

我一走进菲奥娜的办公室，就觉得它越来越像杜莎夫人的恐怖蜡像馆^①。数十幅插图覆盖了这个房间所有的水平面，从地面到长沙发，再到围着写字台的三张上好的安达卢西亚皮椅，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描绘人类苦难的、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大转盘，菲奥娜寥寥数笔就勾勒出了苦难的丰满细节，她用浓厚的黑色墨水画出了凝固的血液的感觉。画里有悬挂在就快折断的树杈、树枝或是飞檐边缘的男人和女人；被枪指着心脏的男人们；昏迷在汽灯灯嘴前的女人们；被刺伤的、被勒死于家中的、被各类钝器击打至死的男人和女人们；被困于大火、海难或交通事故中，向旁观者尖叫着求救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在像真实生活般荒谬而无可挽回的画中永远死去。

马丁·贝格的这位独生女显然一丁点儿也没有失去她在伦敦时的才华，正是这份才华帮她在当地传媒界赢得了最自然的插画家的美名。

“我没有找到有空为你准备热巧克力的人。”这时菲奥娜的声音传来，她没敲门就进来了，发现我手里正拿着一幅尤为血腥的情色罪现场的图，“不过我让一位主编为你刷帽子了。你喜欢吗？”

她灰色的眼睛观察着我刚才在长沙发坐垫上的那一堆画里好奇地找出的那一幅，我也重新看了看手中的画：一个女人跪在完美无瑕的资产阶级大厅的正中央，双手在面前握住，衣服有些被扯破了，在她面前，是一个中世纪的复仇者般凶猛的男人，他有着挺立的胡子，手中握着一把向下汩汩流着血的刀。

“你就把才华浪费在这种垃圾上？你知道的，这就是垃圾。”

菲奥娜笑了。

① 位于伦敦的一家博物馆，里面展示着著名罪犯的蜡像。

“亲爱的，我们有些人还得靠卖画吃饭嘛。”她说着用臀部轻巧地把办公室的门关上，右手拿着从我们在兰布拉大街相遇时就陪伴着她的画图本，左手端着一杯热气腾腾的热巧克力。“我亲自为你准备的。”

我接过菲奥娜递给我的杯子，并谢谢她。我喝了一小口，细细品味，严肃地点点头。

“好喝极了！”

“非常适合恢复元气。我们坐下说？”

菲奥娜抱起覆盖了沙发中央的成堆的画，把它们挪到沙发两边，擦起了好几厘米高的小山。然后她坐在了右边那堆画纸旁，并邀请我也坐到她身旁。

“工作空间太拥挤了，不是吗？”

“一想到报纸才运营了一个半月就有这么多画是有些吓人。”她说若有所思地看向四周，“不到一年，这间办公室就会挤得没法走路了。”

不到一年，很可能不管是菲奥娜还是报社都不在这儿了，我心想。

“那就是租用新的办公室的问题了。”我嘴上却这么说。

那时，菲奥娜打开了她的画图本，放在我的膝盖上。

“你觉得这是垃圾？”

我花了几分钟时间审视画图本最后几页上的作品，它们都试图呈现出我们刚才目睹的大火最微小的细节：烟，火苗，灰烬的浓云，消防车，穿着统一制服却毫无用处的警察，围成一圈祈祷的修女，停在通往海边的下坡轨道上的马车，在原地休息的马儿，占据了轨道好似鲜活的黑点的围观群众。

“或许我刚才的评价略显武断了。”我终于承认道，像往常一样钦佩菲奥娜能将充满不必要的细节和恼人的不合逻辑之处的事实压缩成简洁而富有意义的几何图案的能力。

“‘略显武断’。既然是出自你的口中，我会把它当作恭维的。”